

Tides

在记忆的迷宫里穿梭，寻找最初的温暖
盛满童年的回忆，追寻未知的渴望

一场从未体验过的文字盛宴
一纸最值得珍藏的青春留念

黑暗早晚是要来的

正如人们的老去或是青春的完结

几颗星星点缀夜空

有一瞬间

它们孤独的影子

形成一线

为了证明

并不惧怕黑暗而存在

汐

黄柏睿 著

黄柏睿
著

Tides

汐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汐/黄柏睿著. 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4.5

ISBN 978-7-5108-2953-6

I. ①汐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89908号

汐

作 者 黄柏睿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（100037）
发行电话 （010）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7.5
字 数 125千字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953-6
定 价 32.0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01

长久以来，我一直觉得夜晚的大海才是最美的。而美的体现就来源于夜晚大海所特有的魅惑的情怀，这是大海在其他时候都不具备的品格。当犹如墨汁的海水佯装出黑的希望时，夜的倦怠才倚靠进海之胸怀当中。是夜给予了大海一袭睡衣，可海浪并不领情，它柔缓地向着海岸线卷袭而来。这说明大海并无睡意，也不会因为夜的召唤就彻底放弃。

假定你如期来到海边，定能被大海湿漉漉的阴郁基调所倾覆。后来，潮涌又抨向岩礁，发出清晰的躁响。直到这时，大海更加有爱了。当我迈进大海时，大海的气息正酣着舞行将向我走来。这是最为精巧的美的奉献，对于我来讲，

这样的美，也正是我孜孜以求的。

可什么是美？怎样述说关于大海的美？

照我说，美是可怖的。我无法毗邻美，无法耳语，告诉美我的情欲，我的苦困。好似美永远突立在那里，所有的一切都和自己毫无关联。所以自私的并不只有自己，还有美本身。譬如大海，我只能远远伫立看着它，却无力成为忧愁大海的美的原初，也无力迈向大海组合成为新鲜的美的体现与幻象。可反过来讲，因为这么一遭，美才得到了释放，也才正式踏上了孤独。

当大海沉溺于孤独之中，周遭霎时便进进更多的黑暗。这时，天上的星星闪烁不停，仿佛是在告慰。每每看到这一幕景况，我就迫不得已陷入深深的欢愉当中，好比心中栖息着莫大的光亮一样，顿感满足。另一方面，美，或者说大海又都是隐晦的。我总不能将大海端详个周全，毋宁说，是大海隐匿起轻易不被人觉察的秘密。正是这秘密，勾搭出我潜意识里忧悲的情愫来。曾几何时，我受到一股无名力量的引诱，最后，它便开始拖拽、鞭笞我。可我并无怨言。大海美中的实在，彻头彻尾的具体，从某种意义而言，是起源于我的感受之外的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我有时也会怀疑大海的美，怀疑它的本质，甚是怀疑大海美的初衷。美就恰如躲藏

在山峦背后等待初升的太阳，尽管窥不清它的形状，可我仍对山峦背后焕发出的熹微抱以希望。

大海更像我的母亲。且不说大海辽远的身躯像是对我的爱抚，我记忆中所流逝的过往大多也与大海有关，好似那湛蓝的色彩成了我新的栖息。我陷入自责。我想到是否由于自己的胆怯，才被迫让大海接收了我。大海的美，具体说来，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澄澈的境界。因此，我曾经试图将心灵交予大海，为的不是想认识另一片大海，而是把大海当成自己心的寄托。因为我的懦弱更突显了内心中大海美的气质，这样一来，美才足够娴熟，也才能长期屹立在我的内心深处。于是，大海颇为巧妙地分裂为两种迥然不同的姿态，其中的一个十足受用于自己。偶尔，当内心发出刻薄的催促声时，以往波澜不惊的海水便溢出了我的身体，它向我的周遭走来，并把现实当成了欲的媒介。每每感受到此，我就能蓦地预感到即将出现的画面。这画面是我记忆的替代，行将向我的内心发出决裂的哀号。我开始揣测画面的用心，“你是想远离我吗？”我质问它。这画面对于我，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对爱的饥渴，好似我的内脏全要绽裂开来，才能接受这肆无忌惮的爱的邀约。迫不得已，我注视了它，也在那一瞬间，画面变得滞缓起来。我看见画面中的景况，它正步履蹒跚向

我走来。当然，和它一起走来的，还有那炙热的情欲，以及生的希望。

一阵沉重的声响冲破天霄，这是轮船到站时发出的鸣笛声。约莫三五分钟之后，我将踏上兔岩岛的土地，也即将进入记忆的交织当中。一时间，我与周遭不谋而合，这让我原本潺湲的心绪荡起了一丝漪澜。风，迎面拂来，毫不羞怯。

下了船，从右侧的路口转出便能走出码头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两条方向不同、宽度各异的路。最右侧的一条是倚靠山峦迤逦盘旋而下的一条碎石小径。小径的两旁附着绿油油的苔藓，若要和青石小径缝隙中的苔藓相比较的话，简直少得可怜。在小径的两旁尽开放着野菊和类似苜蓿的植物，想必方才刚下过雨，在植物的叶茎上均撒下了一粒粒晶莹状的光点，小径上也亦然。这就使得小径具备了幻妙般雅致的情趣，这与雨下得不大多有关联。中间的路比右侧的小径更显宽阔，也更笔直，只是在不远处被古宅蔽了起来，倏忽消散了。

我露出颀蹇的样子，但并没有悲伤。一群人从我身边经过，傍晚金芒的余晖就都映射在他们的脸上——这是太阳给予他们最后一次十足友爱的仁慈。霎时，全部的人们脸上仿佛全都被抹上了一层金色油漆，就如戴上了伪善的面具。他们用一种异教徒式的面容交谈着，尔后，就连偶尔传来的笑声也变得癫狂起来。

我顺着右侧小径上了山。小径是全然没有变化的，对于我的记忆而言，这小径仍是如此的新鲜。我想，岁月也终究如此。记忆恰如墓园，这可不假，它一面得以怅惋，一面又至高无上。时光不啻呐，即便我的记忆混合成岁月的尘芥，也能看出它肉身上难得的清脆。

天的辉芒在水滴上留下了清醒的印证，这是一个讯号，从这时开始，小径就顺着山的腰腹盘旋，样如蟒蛇。小径实则是不好走的，倘若是走不惯的人，总是磕磕绊绊走不顺畅。我拾着碎石阶而上，风撩拨起了小径两旁齐腰深的马尾草。这里尽是葱郁非常的马尾草，当风吹来，马尾草含蓄地、次序井然地压弯了身子。这种来自自然的亲切回应，就像觉察出我的存在似的，露出了很是惊愕的样子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荒芜成片，可这更能把土地原始性情给释放出来。因为这里的阒无人影，空气之中才具有了一股独特的气

息，就像浮华过后剩下的味道。没过多久，风还是蓦然急骤起来了，路旁的马尾草不得已乱了姿态，偏倒的根茎的影缠绵成了一团。风骚弄着它们的背脊，或正牵搭出所有物的灵魂。尔后，整个空旷中还夹藏着些许甜的清新，零散并且小心翼翼地点缀着这个逝去了的世界，毋宁说，这里以另一种身份复活了。

“是去山顶吗？”

“准没错。山顶更开阔，风势必会更大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么伊涵加油吧，一口气登上山顶吧！”

风是灵巧，是妩媚。不得已被风摩挲的树梢便在地上荡下了交错的影，微弱的光，又在碎石阶上留下了美的印记。就在那时，整个小径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样子，所有的物也都一帧帧鲜活地影动起来了。

“你在看什么呢？”

“大海呗，还能是啥？”

“可是大海都一成不变啊，还是说，你发现什么了？”

“也不能完全说没有，也不能完全说有。”

“那到底是怎样的呢？”

“我说了可不算，真的。”

太阳的余晖依附着一丝光亮也转而倏忽消散殆尽了，由此，黑暗才肆掠起来，取代了原初光存在着的美姿和满足。仿佛黑不仅是硬生生填充了进来，还有那让人肃穆的凛然气氛。我战栗，这才发现，原来我已在不经意中登上了山顶。

山顶实则就是一片开阔地。虽说称不上是鸟瞰，可若是极目俯视的话，大海无边际的蓝色就能一览无遗。来时小径上偶然回望的话，也是能看出个大概的。

后来，我终于在山顶上看见了那颗松树，它是在山的东侧。若能从海上远望小岛，想必第一时间就能看到这棵松树的身影。相比原先，松树的根茎也愈加丰硕葱壮了。

此刻的月亮好似风筝——即刻浮现了上来。原初天的光辉蓦然藏进了云的深处，期间，又伴随着不知名的鸟兽的哀号。我呆立在山顶，黑暗争先恐后卷席了进来。但当我无意仰望天空，黑芒趑趄拖着尾巴勉强路过云层的空隙之时，我才舒缓了下来，黑夜终也来了。

黑暗早晚是要来的，正如人们的老去或是青春的完结。就如方才的光明不也转瞬即逝消散不见了吗？现在的夜，流露出足够新意的气质。这确是独特与果敢的夜，并一齐诱散出一股优雅而迷惑的气息。这气息阴潮非常，又似烈火灼热

着我的脏腑，或者说，是我一不小心坠进了一个我理应知觉的圈套。我的手脚开始瑟缩起来，旋即又把目光瞄向了夜幕下的大海。当若干星星清雅地跳出云层之际，我才猛然想起了几个富有戏剧性的词语：希望、探寻、迤逗、恋爱和汐潮。正是这样的词语，汇合成了我此时不可名状的情愫，一种酩酊醉意的沉浸之感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这份久违的情愫我已多年寻不见踪影，此刻却悄无声息显现了出来，足够让我惊艳不已了。或者，又不禁把我拉扯至某个久远的以前。是黑夜特意守候着我吗？当它再次消散失去我时，我预想到的现状就如聊以自慰的纪念一般让我悲恸。

在风起的时节，我的思绪总能牵挂起那绿油的山，以及仿佛玻璃似的晶莹的光芒。我看到山脚下那些渺小的人的影子，他们瑟缩成一团，蠕动着身躯爬行。当天上的云彩组合为巨大的棉花糖图形时，风才把风筝吹到了蓝天里。山顶上尽是翠绿的一片，唯独风筝孤独地在天上翱翔。这当口，风又大口大口吹将过来，逼得风筝左摇右晃。直到最后，它才

径直往大海的方向飞去。麻绳摩擦着我的手，差不离是想一同把我拽上蓝天。

“不行了，伊涵，我拽不住了。”于是，她握住了我的手。伊涵的手，格外温暖，也格外柔软。

伊涵充满活力的笑容并没有因为风的急骤就戛然而止。当风扬起她的秀发，她的笑声就被风遮住，再也听不清晰了。风筝不安于什么似的，猛烈地挣扎起来，“我就说山顶上的风要更大，准没错的。”没过多久，麻绳折断了，全部瘫倒在了地上。风筝却因此脱离了绳子的束缚，不知不觉中，已然飞出了我们的视线。

“这也好，它本来也是属于自由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唔，没什么。”

我没命地向大海的方向跑去，好几次都差点被山路上的小碎石给绊倒。直到我伫立在海边的沙石地上，方才那股狂妄的风才彻底停息下来。野草偶尔微微摇曳起来，好像是风即将逝去的证明。我盘着腿坐下，身后的岩石滚烫无比，我便将身子往前挪了挪。

大海上飘散着一艘艘捕鱼用的小船，几个船员正闲谈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们大概聊到了有趣的话题，都同时做了个

仰面的姿势，仿佛是在大笑。另一艘船上有一个忙碌的身影，仔细看的话，他正将缆绳从海里拖到船上，可渔网里空空如也，收获并不明显。一对年轻情侣一前一后沿着海岸线奔跑过来，女孩跑在前面，男孩则在后面追赶，没过多久，他们的身影终被山崖遮住，只留下几句不太清晰的喧闹声。

“喂，子騫，你人呐？”

我这才发现了风筝的身影，它正在大海的潮涌中来回挣扎。虽说一股强势的海涌适时卷席了过来，可风筝始终没法逃脱出海的束缚，好似是它刻意制造了轮回，并被迫进入轮回的约束当中。

“快出来吧，这样子真吓人。”

伊涵的声音冷不防从身后传来，仿佛春季中轻如棉絮的风。她正四处踱步，来回寻觅我。

“喏。”

我顺口回应了一声，伊涵这才伫立在我的身旁。

当然，伊涵实则是以恶作剧式的姿态蹦了出来，见没有整蛊到我，好像失了兴趣一般，变得异常沉默。她开始拘谨并紧贴着我坐了下来，这样子，每每她将被风扬起的头发往后拨弄之时，不免总会擦碰到我的手。可说也奇怪，她好似全无知觉，任凭这般来回摩擦。

不知怎的，方才天上的云彩全然消散了，留下的只是一片万里无云、平常无奇的天空。我看到大海的波粼上反射出令人眩晕的光点，它们集结在一起，且愈发繁多。

“你究竟在看什么呢？”

风鼓足勇气将地上的沙土吹起，就如特意向伊涵发出应该立刻讲话的暗号，直到这时，她才小心翼翼开了口。另一方面，看上去，她似乎又产生出某种未知的不安。所以，她说话时的声音异常柔弱，就如说给自己听的一样。

这时间，我侧身看见了伊涵，看到了她绯色的脸颊，她白皙细腻的小腿肚。——一种脱离此刻现状的规范，呈现出似水般的嫩滑感。她的乳房微微隆起，含蓄地证明了它是多么的圆润与周正，就如行将盛开的蓓蕾将永不缺失水分与色彩一样。期间，又从中散发出初春时节柔媚的气息，宛若青涩的苹果。

“我在看风筝呢。”我顿了顿说道。

伊涵若有所思起来，迅即朝大海的方向试探性望了一眼。她的眸子极其晶莹，也最为明亮，“风筝真是可怜。”她随后又将目光从风筝上伸延到了大海的深处，“远方可真是变化莫测，直叫人胆怯呐。”她又说。

大海与天色交接、攀绕在了一起，形同浑浊的假象。若

是用近似苛刻的认真劲观察，也难有所发现。谜一般的雾总是脱不开大海的关联，从深海之中莹莹升腾的雾气，可不就是海的延续嘛。实际上，若带有一丝童趣的话，不免可以咀嚼到海的芬芳，恰似进入了蔚蓝的海的臂膀。腾跃的雾气之中又多半附上了大海生鲜的灵性，起初，我总能对其乖巧的性情抱以怜悯，殊不知愈脱逃出海的面，雾气也就愈不守分。最后，合着天的颜色悄无声息混合成了统一的整体，而我甚是形容不出那些远在天边的雾气的去程。这正是来自大海的帷幕般的影像，简直一派旖旎。

可风筝却不及其中的飘拂与婉转，它只是自觉依从了海的安置，寄居在海的小角落，以刻意被忽略的姿态谨慎存活了下来。在它看来，唯独大海的宽辽才是它安居的首选。它只是关于大海的极小数，好似一颗几近熄灭的光亮。于是，我看到了风筝，便看到了自己无所膨胀的私心。它不无是有所仰赖的，是从现实反馈出的疑惑。

我想到的风筝，对于天空而言，是死了，可对于大海来讲，仿佛焕然的初生，也正是活的。

“既然称之为远方，不总都是大海吧。”伊涵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，同时抿了抿红润的嘴唇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对此，我感到深深的绝望。

倘若光亮再为强烈，甚是足以辐射到我的脸面的话，急遽出现的，将是一个面目清俊的年轻人的模样。光亮的普照，更是极不自然加深了我偶尔颦蹙的眉宇间的印记。这一印记，多多少少已然成为和我年龄毫不相符的特质。虽说完全可以不必在意，可直到今日看来，多半是会让我后怕的。除此之外，我的稚气、我的体色，甚是我身上的斜格纹理衣裳都恰如其分证明着什么。又因为我寡言的性情，好似逼不得已把青春时期应该有的活力都一一省略区别开来了。这样一来，我身上就仿佛存在着两个成熟的自己，一进入回忆，这两个身影都能同时急速浮映在我的眼前。

兔岩岛对我而言是有着特殊情感的，而这也恰恰说明我不是一出生就是在这个岛上的。我是在三岁那年，随父亲工作的迁入，举家搬迁到此的。直至我二十八岁时，才真正第一次离开了岛，屈指算来，足足约莫二十五年的光景都是在岛上度过的。

说也蹊跷，举家搬迁到兔岩岛的缘由是因为父亲向寺庙

老僧卜的一则卦所得。当时，由于家境愈发不好，尽管父亲拼尽全力努力工作，可仍旧没能扭转家境逐年衰落的颓势。因为当时所欠的外债毕竟太多，再加上父亲嗜酒如命，自然大多的钱款都没有剩下的可能。对于这一切，母亲虽时常保持沉默，却愈加刻意对父亲嗜酒的习性视而不见。这番之后，父亲对于酒精近似病态的依赖感变得愈发不可控制了。对于母亲，父亲总是时常习惯性地保持警觉，甚而还怔怔利用其特有的男性主义论调，向母亲提出几近苛刻与冷漠的假设。尽管如此，母亲与父亲总能平和生活在一起，但实际上，这种平和中显露出来的，是一种密封的紧迫。

后来，一个偶然机会，父亲无意路过家附近的寺庙时，才决心卜一卦。当老僧用他那喑哑的声色解读出所卜之卦的含义时，父亲由衷地吓了一跳。老僧告之我父亲，说他之所以连连厄运不断，其根结在于命中缺少了水的缘故，需远行到四周有水的地方，家境的颓势才能逆转。

“施主可知否，你乃火命之人，且五行中为水最缺，就需用喜用神克之。你得让水进入你的周身，才能得到润泽呵。”

于是，父亲抛下我们母子二人独自离开了家，那是在我刚过一岁时所发生的事。